

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5年7月4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南泽仁 版式设计:边强

越过篱笆才懂娘

郭之雨

母亲、妈妈,是热乎乎的词,对我来说,似乎很遥远。在我的记忆里,是奶奶生我、养我,扶我走路,教我做人。大一点的时候,有个叫“娘”的女人,总隔着篱笆,给奶奶送来一些东西,或者和奶奶要走一些东西,奶奶让我喊她娘。

我最初的天地就是菜畦。惊蛰过后,奶奶忙着挑些粗壮的秧苗,圈出几分田,将我和那个被称作“娘”的女人隔成两个世界。

晨雾里看奶奶挪动小脚,弯腰浇水的背影,总错觉她斜襟大褂上,沾着的露珠,是夜间跌落下来的星星。石榴花染红篱笆时,不知哪来的弟弟妹妹,经常像麻雀一样,扑棱着翅膀闯进来,鞋底上沾着陌生院落的泥土,那是我不喜欢的气味。

到了五月,篱笆里热闹起来,包括花事,包括果实,还包括和妹妹的争吵。那年盛夏,妹妹溜进园里,偷偷摘了一把顶着黄花的黄瓜扭儿,我凶着抢下来,狠狠摔在地上。妹妹哭花了脸,娘来了,说:“我们都是家人。”我“呸”了一声,把唾沫溅在她褪色的围裙上。望着娘背妹妹离去的剪影,像极了奶奶菜园里总也除不尽的蒲公英。

我九岁那年,一场高烧像野火燎过麦田,久治不愈,终于到了“活马当死马医”的程度。二十天出院后,没见到奶奶。我以为她去集市给我买好吃的,我撒腿去追。奶奶小脚,走不快,我以为能追上,可是没有。我累了,追不动了,娘抱起我,继续追。追到集市上,犄角旮旯找,找不到,娘不得不告诉我,奶奶上天当神仙去了。

奶奶走了,篱笆没有走,上面爬满藤蔓,丝丝缕缕,岁月般缠绕,诉说着无尽的事。老屋和新房在一个巷子,隔着三户的距离。除了吃饭,娘住的新院我很少去,而妹妹和弟弟,经常来院里找吃的。在我们嘴里,是你家、俺家。比如:“你不来俺家吃饭,我就不去你家里摘东西。”

弟弟摔碎奶奶大花瓷碗那天,我抱着奶奶留下的蓝底红花的薄被子,夺门而出。野地里的月光把麦芒染成银针,刺痛脚心的,却是娘纳的条绒黑布鞋。当全村人出动,手电筒把黑夜戳成一个窟窿,有人喊“在这儿”时,娘疯了似地跑过来,抢到怀里抱着我哭,娘掌心的茧子蹭着我脸颊,娘哭着,说了很多句“对不起”。

女儿出生时,娘把襁褓裹成当年菜园里的圆白菜。望着她佝偻着冲奶粉的背影,恍惚间,看见三十年前奶奶舀鸡蛋糊糊的陶勺。婴儿湿疹蔓延成片那夜,娘剪碎自己出嫁时的绸袄,用艾草水浸过的软布轻轻擦拭,月光透过窗棂,将她白发镀上一层很亮眼的色调。

后来,老屋翻新,我的天地还是这个院子,一棵石榴树,一棵紫葳树,一棵香椿树,还有娘篱笆扎的小菜园。布谷鸟叫着,短笛一样美妙。太阳被叫醒了,晨光熹微中,娘在篱笆里埋下新种。她转身时,襟前沾着的泥土,与三十年前奶奶衣角的泥渍重叠。不久,满园生意盎然,唤起青春无限,大群儿孙儿女一边看着娘劳作,一边追逐嬉闹,狸猫样在畦埂上乱窜。

暮色漫上屋檐时,娘总爱抱着曾孙女看炊烟。她浑浊的眼底倒映着四代人的春秋,而我的掌纹里蜿蜒着两道血脉,一道是奶奶菜园里碧绿的藤,一道是娘用丝线连缀的衫。

人要向前走。酸甜苦辣咸,百味尝尽。母亲节将近,总想写点什么,留点什么,娘也走了。有些爱,像攀援的凌霄花,总要越过重重藩篱,才在时光深处开出通透的花。弟弟、妹妹、我,都很好。你家、俺家,都成了娘家。但我要说:“懂得了娘亲,才能懂得生活!”

老商店自身也是别具一格。这是一栋饱经沧桑的老房子,即便未曾历经百年风雨,估算着至少也有七八十年历史了。白墙小瓦,曾是它清新的装扮,但岁月无情,如今墙壁已布满斑驳。商店的门面很宽阔,有十几米长,大门由一块块竖长条木板拼接而成。在过去商店营业的日子里,每天早晨,木板会被一一卸下,让大门敞开,迎接来客;傍晚时,木板又会被一块块拼上。从店外望去,古朴的老商店与旁边的拱桥、河边摇曳的芦苇相互映衬,构成一幅独特的景致。若在此拍摄老电影,定会胜过许多影片中的场景。

——《小镇老商店》

7

人类主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
小镇老商店

李倩

家乡小镇上的老建筑其实有不少,老乡政府的院子、供销社门市部、老粮站、老磨坊等,都静静地伫立在那里,见证着岁月的变迁。然而,唯有那座老商店,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间。每一次回到小镇,我都要去探望它,仿佛与它有着某种约定。

我之所以总要去老商店,首先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。早年间,小镇依傍着一条南北流向的河而建,仅有两条街道。一条位于河西岸,南北走向;另一条也在河西岸,从一座古朴的拱桥延伸下来,东西走向,与前者构成一个“丁”字形。老商店恰好坐落于桥口,既处于老街的核心地带,又宛如一位忠诚的卫士,默默守护着悠悠流淌的河流。在人来人往间,它目睹了小镇的日常百态。

老商店自身也是别具一格。这是一栋饱经沧桑的老房子,即便未曾历经百年风雨,估算着至少也有七八十年历史了。白墙小瓦,曾是它清新的装扮,但岁月无情,如今墙壁已布满斑驳。商店的门面很宽阔,有十几米长,大门由一块块竖长条木板拼接而成。在过去商店营业的日子里,每天早晨,木板会被一一卸下,让大门敞开,迎接来客;傍晚时,木板又会被一块块拼上。从店外望去,古朴的老商店与旁边的拱桥、河边摇曳的芦苇相互映衬,构成一幅独特的景致。若在此拍摄老电影,定会胜过许多影片中的场景。

小时候,我住在村里,难得有机会到小镇上。老商店里是宽阔的传统柜台,上面摆着带砝码的台秤,旁边搁着一架黑漆漆的算盘。除了中午,店内光线比较昏暗。守店的大伯坐在里面,常常戴着眼镜,捧着一本老书看着。店内的货物倒也琳琅满目,只是那时的我对购买百货并没有什么需求,倒是常被旁边店铺烧饼、馄饨的香气和吆喝声吸引,偶尔会攥着几分钱到旁边一个瘸腿青年在门口摆的书摊前,翻看几本小人书。后来,河边的供销社门市部兴起,虽然如今已沦为几间红砖危房,但在当时却是大家眼中的大商场,到老商店购物的人是越来越少。

尽管如此,老商店却一直坚守着。河边的供销社门市部停业了,它依然开着。镇区向西拓展,建了宽阔的街道和崭新的楼房,商业中心转移了,它依然开着。前些年,小镇被撤并,人口流失,年轻人纷纷进城,新镇区也变得萧条了,但它还是顽强地开着。我曾多次路过老商店门口,看到里面的大伯已经白发苍苍,却依旧坐在柜台后面,戴着眼镜,神态安详,仿佛与时光融为一体,静静守护着这一方小小的天地。

然而,这次回老家再去探望,老商店却已关张了。父亲告诉我,并非因为没有顾客光顾,而是守店的老人家已经离世。商店大门的板条拼合紧闭着,有些木板已经腐朽,外面被钉上了横木条,仿佛一

位风烛残年的老人,在无奈地抵御着岁月的侵蚀。我走到门前,看到门上有多年前残留的对联,再仔细看,还能发现一些

很久以前涂写的标语。有的字迹已模糊难辨,有两句虽然褪色,但仍能依稀辨认出来:“金猴奋起千钧棒,玉宇澄清万里埃。”读来让人心生无限感慨。

现在,偶尔仍会有人从老商店门前经过,但像我这般近前细看它的大门和上面字迹的人,我没有见到一个。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像我一样,怀念着这家老商店。家乡的这个小镇,在早年乡村水运发达之时,是周边几个乡镇的商贸中心,也曾繁华一时。据说小商店当年的名字,还与纪念抗倭英雄戚继光有关。但时过境迁,如今一切都已成为过往。这家老商店虽历经岁月洗礼,却既非文物建筑,也不是名人故居,大概率不会受到特别的保护,或者成为影视取景地。虽说暂时未必会有人将它拆除,但可以预见的是,它将在时光的洪流中渐渐消逝,最后只成为我一段深刻而模糊的记忆。

绽放

查显芳

四月,逸夫楼前的紫藤长廊下挂满了一串串花瀑。风携着淡香,有时在窗台上调皮地打着旋儿,有时毫不客气地直闯教室。那天上午,我的语文课上,柳思跟在班主任后面走了进来。

女孩抱着课本,静静地站在讲台上,阳光穿过她耳后淡紫色的丝带,在苍白瘦长的脖颈上投下点点细碎的光斑。班主任介绍,她是从特殊教育学校转来的新同学,要大家多关心多帮助。“特殊教育?”“她看着好好的啊!”“到底什么情况?”……教室里立刻响起交头接耳的嗡嗡。

柳思一直微笑着,眼睛亮得像寒夜里的星星。她只深深地鞠了一躬,便下了讲台,走到班主任安排的座位上。伴着轻盈的脚步,脑后高高的马尾在空中轻轻晃动,形成一个漂亮的弧度。

上课时,我发现她的双手时不时按在耳朵上,像是要把什么嵌进耳朵里似的。听音乐?但她那大眼睛和始终盯着黑板的专注神情,倒不像不听课。回到办公室问班主任,才知道她自小就有听力障碍,戴上助听器才勉强能听见;且因听力损失严重,说话也很不流畅。我这才明白班主任为什么把她的课桌安排在中间两组之间,且紧挨着讲台。

提问她吗?起初我有些犹豫。她很安静。大课间,做完操同学们已回到教室,在课桌间窜来窜去。女同学多前后左右凑一块,或窃窃私语,或嬉笑逗乐;调皮的男生还时不时踢两下板凳。整个教室只有柳思仍伏在课桌上写字。“在记笔记吗?”我拍拍她的肩

膀,又在她本子上轻点了两下。她触电般地抬起头,嗫嚅一声,钢笔在纸上划出长长的蓝痕,那望向我的眼神起初像惊惶的小鹿,待看清是我,迅速漫上笑意,随即飞快地抓起米白色助听器塞进耳朵里,又用力往里摁了摁。闪闪的大眼睛看着我,我像是对上了两汪清澈的清泉。因为课间太嘈杂,我没对她说什么,只指指她的字,笑着竖起了大拇指。她羞湿地微微低下头,一只右手无意识地攥住连着助听器的丝带。

那天晚自习,我见她一直在埋头看书,不时有书页翻动的沙沙声,便站起来,敲敲她的课桌,示意她把手中的书拿给我看。她的小脸呼地一下红了,伸手把书递给我,呐呐地开了口:“老……师,我……错了……”我忙对她摆手,指着她递来的《追风筝的人》说:“这本书很好,看看不错的!”我声音不大,看她的表情听着明显吃力,便把她带到了办公室。知道我并不是要没收她的书,她开心地笑了。我又从抽屉里拿出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》,放在她手里。送给你!我放慢了语速,一个字一个字地说。她听了很激动:“谢……谢……老师!”

“以后上课,我可以提问你吗?”听清了我的话,她的眼睛瞬间瞪得溜圆,嘴大张着,连连摆手,直摇头。我拍着她的手,用眼神鼓励她:“你可以的!她迟疑地看着我,好半天,才轻轻点了点头。

那个阳光倾洒的上午,我特意提高了声调:“柳思同学,请朗读《六国论》第一段。”话音一落,教室里像刮进了一阵大风,瞬间窸窣窸窣直响。在同学们好奇加质疑的目光中,

柳思攥着课本站了起来,紫色丝带被窗缝漏进的风吹得惊恐无措,好一阵乱颤。

教室里安静得能听见挂钟的滴答声。我看见柳思嘴巴张了张,却只发出模糊的气音,像被雨水打湿翅膀的雏鸟。“六国……破灭,非,非,非……”刚开口,她就顿住了,半天没发出声音。啜泣,泪水在她的便签本上晕开墨渍。没关系,慢慢读,你可以的!随着我的语音,原先喃喃咕咕的同学也静了下来。不知是哪个领的头,啪啪的掌声响了起来。柳思再度开口了,她的声音断断续续,却坚定有力。教室里越来越安静……最后,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,柳思绯红着脸坐下了,嘴角翘起甜蜜的弧度。

那天课后,我看见她在笔记本上画画,是一枚微笑的月亮。

当夕颜花开满操场的角落时,我常在晚自习前,看见她和同学一起,对着晚霞大声说话。她边说边比划,十指翻飞如白鹤展翅,夕阳给她的发梢镀上了金边。她眼里盛着晶亮的光,整个人就像一只振翅欲飞的小鸟……

